



走出韩国

〔韩〕张康明 著 / 王宁 译

张外儒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走出韩国

[韩] 张康明 著 / 王宁 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出韩国 / (韩) 张康明著 ; 王宁译. -- 武汉 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680-5056-2

I. ①走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52880号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: 17-2019-023号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出版



韩国文学翻译院

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

한국이 싫어서 by 장강명

BECAUSE I HATE KOREA by Chang Kang-myung

Copyright © Chang Kang-myung 2015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y Minums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ng Kang-myung c/o Minumsa Publishing Co., Ltd.

走出韩国

[韩]张康明 著

Zouchu Hanguo

王 宁 译

策划编辑 : 罗雅琴

责任编辑 : 李 静

封面设计 : 傅瑞学

责任校对 :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监印 : 徐 露

出版发行 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 · 武汉) 电话 : (027) 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: 430223

录 排 :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

印 刷 :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: 6.25

字 数 : 82千字

版 次 :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: 32.00元
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Turtel Man / 1

星公子 / 25

桃花运 / 47

身份差距 / 75

Base Jump / 111

巴比永 / 141

南十字星 / 165

作者后序 / 193

Turtel Man

去澳大利亚的那天，我和志明在仁川机场正式分了手。那天，志明开着他爸的车，把我送到了机场。我家穷得要命，全家五口人，连一辆车都没有。要是没有志明，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鼓鼓囊囊的移民行李包和拉杆箱拖到机场。

志明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我爸妈坐在后面，行李包都塞进了后备厢，这一程诸多尴尬。“桂娜，累了就回来，注意身体，别光想着省钱，吃饭别对付。”这些话像保留曲目一样被我妈在后座上重复了三遍。

办理登机牌的时候，行李超重了，我只好拆开行李包，把放在最下面的几本书拿了出来。我爸脱下防风外套，把那些书像打包裹一样一层层地裹起来，抱在胸前。

“你肯定会回来的，这个我最清楚，我等你。”志明在安检口前抱着我说。我爸妈站在几步外的地方吃惊地看着这一幕。

我从他怀里抽身出来，我这还没走呢，他就说这种话，真够讨厌的。“咱俩从此一刀两断，正式分手。”我边想边走进了安检口。

排队等待安检的时候，我往后瞄了一眼，只见我妈正站在玻璃窗的另一侧不停地对我挥着手。跟我的目光一相接，她赶紧开口说着什么，估计还是“累了就回来，注意身体，别光想着省钱，吃饭别对付”，我爸抱着那擦用衣服包裹的书不自在地站在旁边，一脸伤感。

志明在一旁抹眼泪。

你问我为什么要离开韩国？简单说就是“因为讨厌韩国”，说长点就是“因为不想在韩国生活了”。拜托，不要因此就劈头盖脸地骂我，尽管我生长在这个国家，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可以讨厌它。这难道是什么弥天大罪吗？我现在又没煽动谁去杀韩国人或者去大使馆放火，也没发动抵制韩货的运动，甚至连面太极旗都没毁坏过。对那些声称厌恶美国的美国人和声称为日本而羞耻的日本人，不是有很多人都频频点头赞许他们三观正有良知吗？

我之所以不想在韩国生活，是因为在这个国家，我实在是个没有竞争力的人，就好像一个应该灭绝的物种。我

特别怕冷，做不到为了某个目标而拼命争取，也没有半点家底等我去继承。自身条件不怎么样吧，偏偏又挑剔得要命，工作地点要离家近的，租房子要周边文化设施齐全的，找工作要利于实现自我价值的。

有关非洲草原的纪录片里不是经常出现瞪羚吗？就是总是被狮子吃掉的那种动物。每次狮子一来，肯定有一只瞪羚跑偏落单，最后落得被狮子逮住吃掉的下场。我觉得我就跟它一样，不跟群行动，一会儿喜欢这边有阴凉，一会儿又嫌那边的草不嫩，于是自己跑单帮，最终成了狮子的目标。

话说回来，虽说我是只瞪羚，可眼看着狮子来了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，还是得拼尽全力地逃命，所以我才要离开韩国。

我也知道，相比于逃跑，奋力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，这才是更体面的选择，所以呢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联合其他瞪羚小伙伴跟狮子肉搏？

在澳大利亚机场接受入境审核的时候，我来月经了。之前排队的时候我就犹豫着要不要去趟卫生间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最终还是忍着没去。生蚝一样的东西从我身体里滑了出来，到卫生间一看，内裤上已经沾了很多血。我的包里倒是有片卫生巾，可惜没有替换的内裤。我用卫生间里的纸巾最大限度地擦去了内裤上的血渍，然后把卫生巾粘在了上面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

因为精神压力，月经比平时来得早。其实从坐在飞机里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十分畏惧了，因为我没听懂那句话，“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？”空中小姐问了三遍，最后干脆给我放下杯可乐走了。

我强忍紧张的心跳，打着腹稿，准备应对诸如“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”“你是否第一次来澳大利亚？”等问题。没想到移民局的职员什么都没问，他只是看了看我护照上的照片，又看了看我的脸，然后毫无诚意地说了句“Thank you”，就把护照递还给了我。我接过护照走出去几步之后才想到，他应该对我说“Welcome”或者“Have a nice

day”。于是我低声对自己说：“Have a nice day！”

就这样，我流着血跨越了国境。

我的行李包似乎马上就要被撑爆了，从行李转盘上往下拿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没拎动，反倒差点被拽上传送带。旅行箱的滑轮也松动了，在地上滚动时声音大得那叫一个刺耳。

我本想从箱子里找条内裤去卫生间换上，可惜这根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的箱子太大了，没法拿进卫生间的隔间里，又没有同行的人帮我看行李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穿着被经血浸湿的内裤通过了海关。我正边走边反复练习说“Nothing to declare”，海关工作人员指着我的行李包直接问了这么一句：“Kimchi（泡菜）？ No Kimchi？”

来接我的留学中介公司的夫妻已经在机场等着了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当着他们两人的面从行李包里翻内裤。于是内裤最终也没换成，我就这样上了车。夫妇二人把我带到了一个临时住所，供我度过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周。这是一栋带有小花园和车库的二层洋房，这一带都是这种红色屋

顶的小洋房，看起来就像画儿一样。

“漂亮吧？你要是找不到其他住处，可以继续住在这儿，到时候租金可以给你算便宜些。”有点话痨的女人下车的时候跟我说。我的心情这才有了些许好转。

可是她并没有从正门进去，而是打开了旁边的车库门。原来这个出租间是由一个大概十五平方米的车库改造而成的，里面放了书桌和床。过后我才知道，这个临时住处的日租金比一般的商务酒店都贵。

在动移民这个念头之前，我经常幻想等五十岁退休之后，就去济州岛度过余生。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用一辈子攒下的钱在济州岛买上一间旧公寓，每天规律作息，在固定的时间起床、睡觉。每天自己在家做饭，饭菜可以很简单，两三样小菜就好，但一定是自己做的。当然了，想吃炸鸡的时候也可以吃，并不用活得像修道士一样。每天吃了早饭，喝杯咖啡，看看书，然后到海边跑步。估计到时候我也没什么多余的财力去健身俱乐部，还是自己到

室外做做拉伸、跑跑步吧。之后去图书馆借书，读很多书，还要学习乐器演奏。到时候时间多得是，可以学两种乐器。而且肯定能经常练习，毕竟时间充足。

另外，我还想在自家的田里种点生菜什么的，想想看，你在自己家里头给植物浇水，这种植物就会长大，然后结果实，多好。都说回乡务农不容易，那是因为得把种地当成事业来干，但自己在家种点东西有什么难的？不过是每天弯上二三十分钟的腰铲铲地罢了，这不成问题。我还要学游泳，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每天长在游泳池里，像美人鱼一样潜水。

一年回一次首尔，每次待上一个星期左右。见见家人，买些必要的东西，看看演出，会会朋友，活到六十岁就可以死了。活那么久干吗呢？这样的日子能过上十年我就知足了。静下心来想想，现在这么辛苦的工作，还不都是为了从六十岁到八十岁过得舒服点吗？可是其实越晚退休越费钱，因为上了年纪之后，身体各部分都开始出问题，要去医院看病，还要接受物理治疗。而早点退休，就可以在

健康的状态下享受自由生活了。

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最后肯定选择自杀。我可不敢想象自己一直活到九十岁、一百岁，到时候颤颤巍巍的，站都站不稳，所以呢，八十岁的时候自杀还是六十岁的时候自杀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或者索性再提早五年退休？从四十五岁开始自在地生活，活到五十五岁就死，多美好。

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，没有一天不抹眼泪。倒不是工作多辛苦，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艰难。你曾经在早上搭乘地铁2号线从阿岷站出发，经新道林站转车到驿三站吗？如果经历过，你就会切身体会到别管什么人性还是尊严，在生存问题面前全都是摆设。

从新道林站到舍堂站，在车厢里被挤得锁骨都疼。每次搭乘2号线的时候，我都想知道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。难不成是叛国？或者卖假保险诈骗？看着身边同样被挤的那些人，我也常想，你们又造了什么孽？

那些号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，应该在早晨上班高峰时

间去搭乘地铁 2 号线试试。从新道林到舍堂来回坐几次，他们就不会再嚷嚷什么出生率过低的屁话了。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挂在嘴边的人并不用搭乘地铁。

我当时在一家叫 W 综合金融的公司上班，大学毕业找工作那会儿，我去所有想去的大公司应聘都没成功，于是就开始随便投简历，最后进了这家公司。我在的时候它叫 W 综合金融，后来改叫 W 证券了。没错，就是几年前好多员工自杀的那个 W 证券公司。

很多朋友都问我：“你连张资格证书都没有，是怎么进到金融公司工作的？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选中的。不是吗？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应聘成功，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落选。会不会是老板看脸随便选的呢？

这个 W 综合金融说起来虽然属于金融圈，其实薪酬特别低，在业内的口碑也不好。对于有志于进入金融圈的年轻人来说，它的地位也就仅仅高于互助储蓄银行吧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能进这种公司工作，简直是求之不得。坦率地说，我这种人在街上一抓一大把，没一样能特别拿得出手。

总之，大学毕业以后能直接开始工作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估计就算不是这家公司，换成其他地方要我，我也会去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转变？我从来没考虑过什么长期的职场生涯，对我来说，更重要的是不待业，每个月有工资可拿。

我供职于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，W 综合金融和外国公司合作发行信用卡，年费高，但是可以无上限透支，因此很受有钱人的青睐。

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，我们公司发行的信用卡是有透支额度限制的，只不过卡主本人不知道而已。如果有人突然要进行高额结算，在结算的瞬间，核准中心就会决定要不要给他结算。但并不是所有结算事宜都会报告到我们这里，对于小打小闹的交易，系统会自动给予处理通过，但是如果一个每月只花三千元的人突然要买一颗价值六万元的钻石，系统就会把信息传达给我们。此时信用卡合作商铺的人就会跟卡主解释说“系统有点慢，请稍等”，等的时间长了，当事者就会心里发慌，不是直接离开就是改刷其

他信用卡。

也就是说，当系统给我们发来相应的结算请求时，我们要在五分之内决定要不要同意。那么怎么来判断该不该给予结算呢？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可循，整个过程非常主观，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很多。比如，即使是同一笔交易，卡主如果是无业人员，就予以通过，而如果是医生就没问题，因此，我们要调查卡主之前的还款记录中是否存在逾期还款，还要看他现在住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。职业、年龄、生日、地址、上月消费记录、在哪个商铺要买什么，等等，都会自动出现在显示器上。如果商铺位于江原道的某个休闲度假村，可是卡主要买的却是黄金或者汽车，那我就做不了主了，得向上级汇报。

交易无法进行，卡主这才知道自己的信用卡是有额度限制的，于是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投诉，投诉电话先由客服中心处理，客服中心处理不了的电话会转到我们部门。应对这种电话是很痛苦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劈头盖脸地大发雷霆，质问之前明明说的是没有额度限制，现在为什么